

金融街

矫健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矫健 著

金融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融街/矫健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3. 12

ISBN 7-5329-2181-6

I. 金… II. 矫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1903 号

主管部门	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	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	山东文艺出版社
电子邮箱	sdwy@sdpress.com.cn
地 址	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印 刷	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版 次	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/17.75 插页/2 千字/425
印 数	1-10000
定 价	25.00 元

金融街 第一章

萧长风被任命为东方银行行长。此时，正值国际大厦债券风波进入高潮。

早晨，萧长风从家里步行去人民银行，方明行长约他九点半谈话。作为金泰证券公司的副总经理，他理应乘公司的轿车上班。可他有个习惯，每天早上必沿着滨海路走走。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渗透他的肺腑，他的身心便如注入兴奋剂一样亢奋起来。习惯就是习惯，不可理喻。在S市，人们都把滨海路称作金融街，各家银行、证券公司、保险公司、信托投资公司集中于此，构成S市经济领域的中枢神经。殖民地时代的洋房、新建的银光闪闪的摩天大厦沿海岸屹立，仿佛一群巨人在海滨聚会。谁踏入金融街，都会感到一种华贵、肃穆的气氛。萧长风一路上揣摩：方明行长要和我谈什么？

萧长风家住在锦绣小区。去滨海路,出门向东,必经国际大厦。他刚刚拐入解放路,就看见一片混乱景象。各种车辆瘫痪了似的将马路堵得水泄不通,喇叭发出阵阵悲鸣。围观的人们站在路中央,三五成群,堂而皇之,对着国际大厦点点戳戳。闹事者约有几百人,或坐在大厦自动玻璃门前,或坐在广场喷水池边,各自做出愤怒控诉的姿态。

萧长风早就听说过宝迪克集团的债务危机。为盖国际大厦,宝迪克集团发了一亿元债券,年利率百分之二十。几年下来,连本带利翻一番,一亿元债券变成两亿元了!国际大厦经营不良,宝迪克集团无力兑付债券。老百姓愤然闹事,造成今天的局面。

有一个干瘦的老头,手擎自家被单,上面用红墨水书写着几个吓人的大字:“血债血还!”这就使得讨债的人们像一座沉默的火山,潜藏着很大的危险性。

几个年轻人好奇,跑到老头身边低声问道:大爷,你写错字了吧?怎么是血债呢?又没有死人……

瘦老头本来半闭着眼睛,听见有人问话,把眼瞪得如铜铃般大:不会写错!我一辈子攒了一万块钱,全买了国际大厦债券。这笔钱要是打了水漂,我就从国际大厦楼顶跳下来,在这儿摔死!你说,这是不是血债?

萧长风留意听周围人的谈话。一个胖大嫂接着瘦老头的话茬,大声哭诉自己的遭遇。她是下岗女工,境况自然很惨。人们的情绪变得激烈起来,有几个小伙子便嚷着去冲国际大厦总经理办公室。一位有见识的中年人劝阻了他们:总经理好几天不露面了,冲他办公室又有什么用?人多火气大,砸坏了东西还要赔偿。再说,国际大厦债务累累,根本没钱兑付债券……

那怎么办?咱们的钱就白扔了吗?大家着急地问道。

有办法。有识之士微笑道。企业发行债券都由银行担保。据我了

解,国际大厦债券的担保银行是东方银行,它有责任偿还这笔债务。

对!银行有钱。咱们包围东方银行,不怕它不还债!看见希望的人们无比亢奋。

中年人摆摆手:不能乱来,这么多人冲进银行不就乱套了吗?落得一个抢银行的罪名,谁也担当不起呀!我看这事儿,咱们得仔细策划一下……

萧长风离开国际大厦。他很想多听一会儿,但是,与方行长约定的时间快要到了,延误不得。他挤出人群,穿过车缝,离开那块是非之地。那位中年人果然是有识之士,萧长风暗暗佩服他的金融知识。假如债权人团结起来,合理合法地向东方银行施压,那银行方面可就脱不了干系。萧长风与东方银行副行长严可夫很熟,那老头对人总是和蔼可亲,笑容可掬。行长王新是从外地调来的,大能人,上天入地,不太容易见到他的身影。萧长风与他只可算点头之交。回头望望国际大厦门前的人山人海,萧长风不由替东方银行那班头头捏了一把汗。

命运似乎在和他开玩笑。当方行长宣布任命萧长风为东方银行行长时,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!

场面很严肃,宽敞的办公室里坐着两位领导。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各商业银行的管理机构具有最高权威,方明行长自然是这一权威的代表。另一位是东方银行省行行长刘清远,他是系统内的上级领导。刘行长从省里赶来,与地方人民银行领导共同宣布对萧长风的任命,显得很寻常。

刘行长开门见山地说:我要为S市东方银行物色一位新行长,方明行长推荐了你,省行也对你进行过考察,我还比较满意。萧长风,你可能觉得事情有些突然,我也打开天窗说亮话:你是受命于危难之中!

萧长风马上意识到东方银行出了大问题!果然,方行长一字一板地告诉他:原行长王新已被检察院双规。由于乱拆借资金、违规放贷等一系

4

列问题,东方银行已陷入危险境地。无须掩饰,萧长风将要接过一副烂摊子。但是上级领导对萧长风的政治素质、业务能力还是很有信心,所以点将点到他的头上。方行长含蓄地提起五年前萧长风受到委屈一事,明确表示现在大环境已经改变,此类事件决不会再发生。刘行长在旁边插话:正因为敢于坚持原则,省行才特别看重萧长风!

萧长风苦笑一下,没有说话。

方行长说:这副担子你要接,而且一定要挑好!你当过我的稽查科长,也算我的老部下,我了解你。这几年你在证券公司还算逍遥,可是你的眼睛一直盯着银行。你呀,就想当社会主义的银行家。现在你有了用武之地,能不大显身手吗?金融体系改革任重道远,国际国内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啊!

萧长风庄严地说:既然领导信任我,我有决心把东方银行搞好。

刘行长说:你将面临许多困难,心里要有数哇。东方银行头寸有些紧张,我马上给你拨过一个亿来!

萧长风笑道:要说钱,一个亿哪够?但是我更需要政策。刘行长,你不能把尚方宝剑借给我用用?多给我一些自主权,让我搞一些试验……

方行长指着萧长风说:他呀,翅膀刚硬,就想一飞冲天!

三人大笑。电话铃响,方行长拿起话筒,脸色立刻变得严峻起来。

是市委书记庞子华打来的电话。国际大厦债券风波惊动市委,庞书记提出由市政府牵头,请银行系统和宝迪克集团开一个办公会,协调解决这场风波。方行长表示同意。会议约定明天下午举行。

萧长风慢慢地坐在沙发上。他这才意识到早上在国际大厦看到的惊人场面,与他有直接关系。这仿佛是谁为他出任东方银行行长准备下的一份礼物。而市委书记庞子华打来的电话好像也是某种暗示:正是这个庞子华,曾使他失去了S市建设银行副行长的职务……

二

萧长风度过一个不眠之夜。

站在阳台上,可以看见港湾闪烁闪烁的渔火。城市在熟睡,周围格外寂静。萧长风相信自己的耳朵能够听见远处的浪涛。他喜欢在阳台久久伫立,尽管海面上刮来的风已经有了透骨透肉的凉意。深秋的夜空深邃辽远,与海洋一样神秘莫测。满天繁星为苍穹带来生命,像大海里的片片粼光令人神往,引人遐想……

萧长风今年三十八岁,正是男人的黄金时期。他一九七九年考入中央财政大学,先读本科,再考研究生,也算寒窗苦读,终成正果。毕业后,他分配回S市,从此踏入金融街。萧长风先后在好几个银行工作,真正崭露头角是在建设银行的五年,由于才华出众,他被破格提拔为建设银行的副行长,也成为金融街上最年轻的副行长。他有不少财大同学在金融

街上工作，萧长风一度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明星。可是好景不长，“靓仔飞飞”事件几乎断送了他的前程……

“靓仔飞飞”是一种牛仔裤品牌，八十年代末曾频频出现在S市本地报纸上。这种名字古怪的牛仔裤始终没有面市，萧长风最清楚这件事情的始末。市郊有一家乡镇企业，生产普通童装，香港一商人主动上门洽谈合资，项目大得惊人：要在S市建立一座全国规模最大的牛仔裤厂。“靓仔飞飞”应运而生，当时中港双方提出的口号是：让十亿人民每人穿一条“靓仔飞飞”牌牛仔裤！这可不是开玩笑，S市官员们都强调这个目标一定要达到。

项目宏伟，投资也巨大。农民企业家张发贵东奔西蹿跑贷款。他找到萧长风，张口要贷一亿元人民币。萧长风具有银行家天生冷静的头脑，他对这个吹得满天震响的项目抱着怀疑的态度。他认真考察这家合资企业，发现港方资金迟迟不到位。他又托香港的朋友调查港商背景，得知那号称牛仔裤大王的家伙，不过是个无名鼠辈。萧长风当然拒绝了张发贵的贷款要求。

麻烦接踵而来。先是张发贵到他办公室来大发“山里人的脾气”；接着有人在《海滨日报》发表文章，暗示“靓仔飞飞”有可能被银行方面扼杀在摇篮里；然后政府官员纷纷登场，劝萧长风为农民企业家开绿灯。他顶住各方面的压力，坚持不放款。躺在病床上的老行长支持他，夸奖他工作细致、原则性强。直到庞子华亲自出面，形势才急转直下。庞子华当时是S市代市长，以锐意改革、勇于创新著称。他把萧长风叫到市长办公室，直截了当地命令他贷款。他告诉萧长风：飞飞牛仔裤厂是本市最大的合资项目，它的成败对于未来招商引资工作有着重大影响。因此，必须使“靓仔飞飞”飞起来，在全国、全世界树起S市的形象。庞子华是个热情奔放的人，萧长风也很坦率。二人发生争执。萧长风讲金融工作的特点，讲银行

潜在的风险,讲了很多,讲得很激动。他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:庞市长理解他所讲的一切!

然而他错了。这次谈话后不久,老行长带病上班。一亿元贷款放了出去,张发贵趾高气扬地将支票拿走。萧长风从事业的巅峰滚落下来。先是受冷落,最后在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合力作用下,他被免去建行副行长的职务。

萧长风终于明白:中国没有银行家。老行长外表冷峻,眼睛里却隐藏着内疚。他始终不敢面对萧长风询问的目光。银行行长是什么?是党的干部,与其他局长、主任没有丝毫差别。老行长党性比萧长风强,但是事实最终证明萧长风是正确的。一年以后,牛仔裤厂破产,港商逃之夭夭,“靓仔飞飞”成了市民的笑柄。姑娘若找了靠不住的男人,朋友们就会劝告她:千万别嫁给“靓仔飞飞”。在笑话后面,却是建设银行永远也追不回来的一亿元贷款!

萧长风深感伤心,他为心爱的银行伤心,为那一亿元贷款伤心。他已经意识到整个金融体制的弊病,并开始冷静观察,深入研究。他写了许多出色的论文,大力鼓吹金融体制改革,在全国金融界引起很大反响。萧长风在理论上颇有收获。此时,他已经离开银行,进入证券界。老同学白帆筹建S市第一个证券公司,他向萧长风伸出友谊之手:来吧,帮我一块搞证券。你相信吗?股票比银行更有吸引力,它活跃、刺激,最具有革命性!萧长风去了,他们一起创建了金泰证券公司。他同意白帆关于股票的观点,但是心里却总挂念着银行。身在曹营心在汉,萧长风的眼睛永远盯着银行……

突如其来的任命,使萧长风心潮难平。他终于当上一家商业银行行长,这仿佛是命里注定的。他不怕烂摊子,什么样的烂摊子都能收拾好。只要给他经营自主权,只要让他做真正的银行家,他就一定能让东方银

8

行重新站起来！然而，国际大厦风波和市委书记庞子华的电话，又使萧长风深感不安。刚一上任就卷入地方债务的漩涡，他这个银行行长独立得了吗？

萧长风大致知道国际大厦的情况。发展商宝迪克集团属于市建工局，其实它的后台老板是市政府。在全国性房地产开发热潮中，有人提出S市应该有一座标志性的建筑物。于是，三十六层高、装修豪华的国际大厦蓝图就被绘制出来。发行债券是市政府在背后支持的，操作极不规范。百分之二十的高息，更是违反央行关于利率浮动范围的限制。现在债券无法兑现，群众闹事，市政府明摆着又要动银行的脑筋。东方银行是发债担保银行，他又是刚刚上任的行长，看来，他与庞书记难免要有一场交锋。想到此，萧长风在夜色中暗暗苦笑。

妻子袁之华披着外衣来到阳台。她握住萧长风冰凉的手，轻声说道：快进屋吧，别着凉了。

萧长风随妻子进屋，叹口气说：心事多，睡不着呀……你快睡，明天还要飞北京呢！

袁之华说：你当行长，咱们这牛郎织女的日子可就过得没头了。

萧长风歉意地笑笑：我往北京调，看来是调不成了。解所长那边你可得帮我打招呼。

咱们的小家要团圆，还是得我想法子回来。可我那工作你也知道，真难脱身呀！……

袁之华与萧长风是财大的同学，毕业后分配在外经贸部工作。结婚多年，一直两地分居，夫妻二人为小家安在哪儿费了不少脑筋。照说袁之华从北京调回S市，也不算什么难事，从上往下走总是好走。可是她担负着非常特殊的工作：她是中国参加世贸组织谈判小组的成员。萧长风与妻子开玩笑：你肩负着民族的希望，我可不敢动你。妻子能耐大，丈夫就

往妻子身边凑合。袁之华在北京四处托人,为萧长风谋到一个金融研究所的职位。可她心里清楚:丈夫对纯理论工作兴趣不大。现在萧长风出任东方银行行长,在北京安家的构想又泡汤了。袁之华不由发出一声叹息。

萧长风搂住妻子,在她耳边说:WTO啊,快把老婆还给我!

袁之华知道丈夫有失眠的毛病,就从书橱里抽出一本安徒生童话,笑盈盈地说:你躺下,我有办法让你睡着。

袁之华轻声朗诵安徒生童话。她的声音甜美迷人。萧长风闭上眼睛,沉浸在美得令人伤感的童话世界当中。每逢他睡不着觉,妻子总是用这种方法为他催眠,并且很奏效。萧长风觉得自己的身体渐渐飘游起来,浓浓的睡意仿佛要将他带到那个童话世界里去……他感到幸福。

萧长风梦见了爷爷。爷爷是三十年代的老银行家。老人家脸上皱纹密布,像一颗核桃。爷爷冲他神秘地一笑,似乎要告诉他什么秘密……

三

严可夫一直在等待省行对他的任命。他毫不怀疑自己将当上S市东方银行行长。坐在宽阔的大班台前,严可夫可以看见青鸟山。青翠的山峦像一只巨鸟,一头扎在海湾里。可惜他的窗口只能看见海湾一角,只有行长办公室才算得上全海景豪华房间。他希望搬进行长办公室,并相信这一天已经不远了。

王新被抓起来,严可夫就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。他上下活动,人、财、物总动员,不惜一切代价要登上行长宝座。眼下兴跑官,这个他会,他能够一口气跑到北京总行。严可夫也算老干部,五十多岁的人了,经验丰富,退休前弄个正职行长干干,应该没问题。许多渠道的信息都证实严可夫并非在做黄粱美梦。他花了许多钱,贵重的礼品甚至使省行一位副行长当面对他打了保票。前天夜里,那位副行长打电话到他家,告诉他事情

可能有些变化,但问题不大。刘清远行长已经亲自到S市,这一两天就会找他谈话,局面很快将明朗化。这个电话有些语焉不详,但严可夫却将它视作自己得到行长任命的可靠信息。找他谈话,谈什么?当然是要他严可夫挑起东方银行这副重担!现在,严可夫就打开手机,守着电话机,翻开BP机……一心一意等待刘清远行长召他谈话。

屋角落的大立钟当地打了一响,时钟指在八点半。刚到上班时间,严可夫来得早了一些。他看着木钟,想起给他送钟的红星木钟厂厂长胡昆。胡厂长欠着一笔逾期贷款,居然还想再贷一笔款。严可夫望着大立钟摇头。这些人吃贷款都吃疯了,脑子里不知在想什么。不过,由于种种原因,胡厂长的贷款要求还得认真考虑。这一切等正式上任后再说吧。严可夫站起来,背剪双手在屋内踱步,显得踌躇志满。

就在这时候,他听到走廊里传来一阵喧哗……

东方银行刚开门,就有几个人进来找行长。保安问他们什么事情,事前有没有预约。那伙人不回答。保安挡着不让进,双方冲突起来。营业部主任周梅梅上前询问,其中一人宣称,他们是国际大厦债券持有人代表,要找担保银行负责人谈判。周梅梅晓得事情复杂,就领他们上二楼小会议室。信贷部主任曹卫东、国际部主任何苇青等几个中层干部闻讯赶来,帮周梅梅一起应付那些债权人。他们介绍了东方银行的情况,以新行长未上任为理由,劝说代表们暂时离去。几位自称“代表”的人物疑心很重,非要到行长办公室亲眼看一看。周梅梅等人当然不同意。于是,债权人代表冲入走廊,大吵大闹。

严可夫站在走廊上,咳嗽一声。他的老干部形象起到威慑作用,债权人代表立刻安静下来。当周梅梅把情况告诉严可夫,严可夫板着的脸更显威严。他知道处理这种事情必须快刀斩乱麻,拖得越久,麻烦越大。他指着楼梯,毫不客气地说:东方银行没有欠你们的钱,你们马上离开这

里！否则，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！

代表中一个瘦老头走上前，盯住严可夫的脸左看右看：这不就是行长吗？怎么说没有行长呢？你们瞧，这位同志白白胖胖的，一脸官相。咱们找他就行了！

找我也没用。你们不走，我要叫保安了！

严可夫脸上保持着凶相，心里却感到一种难言的舒坦。

一位文墨气很重的中年人显然是代表们的核心，他用遗憾的口吻对严可夫说：你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我们，我们只好走了。不过我要告诉你，解放路上有三百多个债权人在等着，这些人恐怕要闹事。

严可夫嘿嘿冷笑，一字一顿地回答道：共产党就不怕闹事。他们要是敢来，我拨一个110，五分钟内就会赶到三百个防暴警察！

债权人代表们愤愤离去。严可夫用余光扫了扫几位中层干部，内心颇为自己以行长身份“平叛”感到自豪。信贷部主任曹卫东当过律师，脸上显露出不安的神情。他走近严可夫，小声说出自己的忧虑：

严行长，这样办恐怕解决不了问题。我们毕竟是担保银行，从法律上说……

幼稚。看见闹事的苗头，就必须果断地镇压下去，这才叫中国特色。你们放心吧，有我在，看谁敢闹！

严可夫说完，一脸威严地走进自己办公室。

萧长风是在东方银行大门口石台阶上看见那几位代表的，其中瘦老头、有识之士他还认得。眼见他们怒气冲冲地离去，萧长风心中暗叫不妙。他大步跨上石台阶，走进东方银行。

早晨送走袁之华，他先去金泰证券公司办理移交手续。因为担心债权人闹事，他向白帆打了招呼，赶到东方银行看看。方明行长告诉他，任命他为行长的红头文件要中午才能送达东方银行。但是情况紧急，萧长

风已经顾不上这些繁文缛节了。

萧长风走进办公室。严可夫一见萧长风，很有些意外。他从大班桌后面站起来，急忙泡茶递烟，谈笑寒暄。严可夫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，与身份相似的同僚、同行们保持一团和气。他和萧长风相识多年，见面总要开几句玩笑。

严可夫递上茶，笑眯眯地问：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里来了？

萧长风回答：萧长风。

严可夫接口道：好风！你是不是看我头寸紧张，要把金泰证券公司的钱存到东方银行来？

萧长风摇摇头：别打那里的主意，我已经说了不算了。最近我的工作有调动，要离开金泰证券公司。

严可夫关切地问：哦？到哪里高就？

萧长风指指办公室，笑道：就在这里，东方银行。

接着，萧长风就把昨天刘清远行长、方明行长找他谈话的事情告诉了严可夫。开始，严可夫还以为萧长风在开玩笑，及至听说红头文件即将送达，笑容在他脸上僵住了。仿佛是证实萧长风的话，办公桌上的电话机响了起来。严可夫接电话，是刘清远行长亲自打来的。他要和严可夫谈话，约严可夫中午到他下榻的海天宾馆见面。严可夫慢慢地放下电话，他知道这次谈话的内容已不是他所期望的了。久经沙场的严可夫弯子转得快，等他回身面对萧长风时，已经堆起满脸笑容。

萧行长，你是搞突然袭击呀！我连个欢迎会也没准备，像什么样子？工作也太被动了……

严可夫又埋怨又自责，把自己的位子恰如其分地降到朋友与下级之间。

萧长风一摆手，眼睛里的神情变得认真严肃：咱们就别讲客套了。严

行长，刚才我在银行门口看见昨天包围国际大厦的那些人，他们有没有找过你？

严可夫见新行长一上任就问这事，知道情况严重，忙把刚才发生在走廊上的一幕作了汇报。萧长风听着听着，两道浓黑的眉毛就拧在一起，低声地说道：糟糕！……

严可夫打住话头，有些尴尬。

萧长风站起来，在办公室里踱步。他思索片刻，对怔在一旁的严可夫说：严行长，你马上召集一个会，把各部门经理、主任都叫来，咱们是国际大厦发行债券的担保银行，责任重大。干部们必须统一认识，统一口径。千万不能和债权人发生直接冲突，每一步棋都得小心应对！

严可夫半秃的脑门上已经冒出虚汗，连忙拿起电话：好，好，我这就下通知……

办公室门被敲响，敲门声很急促。萧长风说：请进！

门打开，营业部主任周梅梅一脸惊慌地闯了进来。严可夫情知不妙，放下电话，迎上前去。

严行长，那些债权人都来了……有好几百人，好凶啊！周梅梅结结巴巴地报告。

严可夫急忙问：他们冲进营业大厅了吗？

周梅梅摇头：没有。他们全都坐在石台阶上，说是静坐示威……曹主任、何主任劝他们离去，被他们骂得狗血喷头……

萧长风说话了。他的语气果断干脆，没有商量余地：我去同他们对话。严行长，你让营业部把现金收藏好，金库要加强守卫。和公安局联系一下，以防万一。咱们走！

气氛异常紧张，严可夫、周梅梅跟着萧长风走出办公室。

下楼梯时，周梅梅忍不住悄声问：这人是谁？